

仙剑神曲

作者：牛语者

□

仙剑神曲

牛语者

简介

这是一个普通人成长的故事。

街头小混混丁原自小饱受冷眼，以偷盗为生。偶然机遇下，天陆上正魔两道追索的宝物《晓寒春山图》、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绝学“翠微九歌”，竟然难以解释的与他产生了交集，从此他的生命轨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

天意昭昭，不管是福是祸，一个桀骜少年的修仙传说就从这里开始展开.....

☆本文由WEIP资源组、墨妄言整理制作，版权归作者所有☆

☆请勿用于商业用途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☆

前传 晓寒春山 第一章 晓

天蒙蒙亮，城门在千呼万唤声中，被兀自哈欠连天的卒役打开，一群赶着早集的菜农，挑着满满当当的担子，排着队进了城。

熟睡一宿的县城，顿时醒了过来，鼓楼大街两边的铺面也次第开张，掌柜们眼巴巴地瞅着门外，恨不得把打铺子前走过的路人一把给拽进来。

“高山茶庄”的安掌柜，正笑咪咪地坐在柜台后头，环顾着店铺里攒动的人头，他们大多是几十年的老主顾了。

每天茶庄还没开门，就有人裹着厚厚的冬衣坐守在了台阶上，只等着能喝上一杯热腾腾的浓茶，再找几个认识或者不认识的茶客，摆上一个上午的龙门阵，直到肚子里开始打鼓了，才晓得回家。

安掌柜几乎能叫出所有到过高山茶庄的回头客的人名，进门迎出门送，这是他做生意的不二规矩。可今天最早进门的一位客人，安掌柜却从来没有见过，打坐下到现在，那位客人始终就是孤零零地在桌子上摆着棋谱，连叫的茶都没动过。

安掌柜好几次都忍不住偷偷打量他，这么冷的天，这客人居然只穿了一件黑色单袍，一点也不显冷的样子。他看上去也就三十来岁，背后插了柄长剑，有点像走江湖的。可安掌柜又总觉得，这人跟他以前见过的那些江湖豪客颇不相同，而到底不一样在哪儿，他却说不上来。

兴许是这客人的眼睛特别亮、特别冷吧，安掌柜头一回撞上他的眼神时，心里就没来由地打了个突，那人的眼睛，就像两把刀子一般锐利，彷彿都能插进自己心里去。凭他这么多年的阅人经验，安掌柜晓得，这位客人绝不是好惹的主。

好在他只聚精会神地摆着棋子，对周围人的说笑喧哗都视若无睹。说来也怪，明明茶馆里的位子已经坐满了八成多，可他那一桌空着的三把椅子就是没人敢去坐。想到这里，安掌柜又有些头疼了，一壶茶看样子就要占一上午的位子，这笔买卖注定划不来了。

正这么念叨着，熙熙攘攘的人声，好似听到一声口令，整齐地寂静下来。坐着喝茶的，站着寒暄的，拎铜壶的伙计，装瞎子算卦的先生，还有趴在柜台底下瞌睡的黄狗，上百道的目光，就这么一下不约而同地望向茶馆门口。甚而有客人打了一半的哈欠都给忘了，张大着嘴巴呆呆地瞅着，好像着了魔一般。

安掌柜一愣，转过头朝门口望去，顿时眼睛就如同茶馆里所有的人那样，再挪不开去。在茶馆的台阶上，站着一位衣着朴素的少女，她从头到脚几乎没有任何的饰品和化妆，连发髻上别的那根青铜钗，都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那种。可所有人却反而觉得惟是如此才最自然不过，因为世俗上再华贵的珠宝，都配不上眼前少女的美丽。

这少女宛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，竟令看着她的人们，生出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。然而当大伙再瞧见她朱唇边浮起的那抹犹如春风的浅笑，那轻轻拂过众人面庞的明眸，心中一暖，又不禁有了勇气。

每一个人都在想：“看情形，她该是来找人的吧，却不晓得会不会是我？”终于，那少女的眼睛一亮，落到了坐在角落里的黑衣男子身上，用比云雀还悦耳动听的声音，嫣然道：“苏先生，你果然在这儿，害得轻盈一顿好找。”

众人不由自主地失望起来，忿忿地把目光投向那黑衣男子。就见 he 依旧低头摆着棋子，淡淡回答道：“你再不来，我便走了。”

茶客们的愤怒与不平更大了，这男人好大的架子。如此仙女一般的姑娘若肯对着自己笑一笑，简直折去几年阳寿都乐意，可这家伙居然还说出这等的话。再看他穷得只剩一件遮体的单衣，真不明白那姑娘是瞧上了他哪一点好。

茶馆里又是一阵喧嚣，少女已在那黑衣男子的对面坐下。一个虎视眈眈许久的伙计腿脚最是灵便，头一

个冲到桌边，满面堆笑问道：“这位姑娘，您要点些什么？”其它的伙计终究慢了半拍，站在原地都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，再把那个抢了先的小子拉到伙房里痛揍一顿。

那少女也是只点了一壶热茶，然后微笑道：“先生真是信人，不仅早早到此守候，连棋局都已摆好。”

黑衣男子放下最后一子，漠然道：“该是轮到我走了。”

少女扫了眼棋盘，颌首道：“没错，昨天我们正是走到这里被人打断，难得先生还将每一步记得那么清楚。”

黑衣男子没有回答，“啪”的在棋盘上落下一子。少女也不急着应招，嫣然道：“先生可知，轻盈其实已在无意中占了一个莫大的便宜。”

黑衣男子冷哼道：“苏某不在乎。”

他昨日下午与这少女对奕至中局，却被号称天陆七大剑派之一的碧落剑派掌门停心真人率众围攻，追索其身怀的《晓寒春山图》。

想那《晓寒春山图》乃上古遗泽，暗藏半卷《天道》，若可参悟则羽化成仙，不在话下，多年来为天陆正魔两道无数高手梦寐以求之物。

有道是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数月前，也不知是谁走漏风声，言道失传数百年的《晓寒春山图》已为这黑衣男子所获，顿时天陆风起云涌。正魔两道的千百高手莫不虎视眈眈，风烟万里截杀于他，但求能攫为己有。

若换了旁人，早寻个深山荒岭躲藏起来，先参悟了《晓寒春山图》的奥秘再说。可这黑衣男子恁的狂傲不羁，居然反其道行之，携着宝卷在天陆各地招摇过市，短短两三月里，大战小战一百余场，硬是一回回全身而退，却又引得下一轮更猛烈的围追截杀。

然而越是如此，这黑衣男子便越加胆大妄为，索性孤身闯进天陆正道翘楚云林禅寺内大闹一通，在大雄宝殿的金佛上，旁若无人地题下“六根不净，天道无缘”八个朱红大字，最后借着奇门遁甲潇洒而去。云林禅寺上至方丈一心大师，下到扫地打杂的小沙弥，合计有千多僧侣，竟无一人可奈何于他。

此事一出，天陆正魔侧目，“苏真”的名字也更加响亮，直盖过魔道十大高手中的其它诸子，而与魔教教主羽翼浓并驾齐驱，成为正道第一公敌。

苏真却是毫不在乎，继续游山玩水我行我素，根本就没把别人放在眼里。于是凡其行踪所到之处，必是一场腥风血雨，八面干戈。

他昨日与碧落剑派恶战半宿方才脱身，非但没有赶紧远扬千里，反倒是悠然自在地到这小县城的茶庄里坐下，等着那蓝衣少女前来。

相形之下，这少女一夜养精蓄锐于精力上，占到不少便宜。尽管棋奕非是仙家修为的比拼，但也同样讲究心定神足，故而她才有如此一说。可苏真端地自负，竟未将这偌大的暗亏放在心上，一意要继续棋局。

蓝衣少女也不矫情，同样落下一子道：“然则轻盈对战胜先生又多了半分把握。”

苏真不以为然的道：“胜负未分，鹿死谁手尤未可知，水仙子这话未免说的早了点。”他不假思索又着一子，一如其行事作风，凌厉狂放，杀气十足。

蓝衣少女注视棋局沉吟片刻，浅浅一笑道：“先生此招看似声势浩大，却将棋子放入重重敌围之中，若无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妙手，又或壮士断腕及早抽身弃子，轻盈便可赢定了。”

她的话一语双关，暗含劝诫之意，苏真自然能够听出。可他只一记冷笑道：“若苏某输了此局，便双手

一拍归隐山林，从此不得而出，天陆亦可恢复清平。这不正是水仙子所期望的结果？”

蓝衣少女幽幽一叹道：“如今天陆的动荡风波皆因此图而起，若是先生愿意退隐，从而能消弭此劫，实是莫大的善举。轻盈迫先生以棋局为赌，着实无可奈何，更不敢强求其它。”

苏真嘿然道：“你也忒天真了，即便苏某找个地方藏了起来，那些贪婪之徒便会放弃追寻，一念向善么？只要他们贪念尤在，天陆便永无真正清平的一日。”

忽然，门口有一苍老平和的声音，徐徐说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，苏施主能有此明悟，委实令老衲钦佩！”

说话间，茶庄里走进一身材瘦小的老僧，白白的眉毛长逾半尺，垂到颊边，焦黄枯干的脸上骨瘦如柴，让人担心随时要被一阵大风刮倒。

他手中拄着一根碧玉禅杖，高过头顶尚有三尺，杖身上雕着一行禅咒以梵语书就，写的是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

这老僧披着一件红色金边袈裟，脚下穿的是最普通不过的黑色布鞋，在身后还跟着四名中年僧人，个个神光十足，忿忿瞪着苏真。

苏真背对老僧而坐，面不改色淡然道：“一心大师，好快的脚程啊，从云林禅寺至此遥遥三千里，辛苦阁下了。”

原来这貌不惊人的老僧，赫然就是当今天陆正道十大高手之一的云林禅寺方丈，一心大师。他足足已一个多甲子未涉足尘世，被世人敬为万家生佛，今次居然也被惊动，苏真当足以自傲。

一心大师苦笑道：“这一路风尘仆仆确不好走，可若是不走上这么一趟，老衲的日子只怕更不好过。苏施主当日闯我山门，金佛题诗，惹得合寺震怒，古刹蒙尘。老衲惟有辛苦这一遭，欲请施主莅临敝寺，在佛祖面前诚心谢罪，洗去身上罪业。”

苏真哈哈笑道：“一心大师，云林禅寺苏某暂时还不想去第二次，等什么时候有心情了再说。要不是你们也要凑晓寒春山图的热闹，遣出几个大和尚来追杀我，苏某还懒得去那全是和尚的破庙里题诗。”

四名中年僧人俱都勃然变色，一心大师却微微一笑，并不与苏真辩驳，而是凝目望着蓝衣少女道：“原来天一阁的水轻盈水仙子亦在这里，老衲久仰施主大名，今日能得一见，实乃幸甚。”

那四名中年僧人这才晓得，与苏真对坐的这仙子一般模样的少女，居然就是声誉尤在七大剑派之上的天一阁嫡传弟子水轻盈，不觉一阵愕然。这也难怪，天一阁号称天陆三大圣地之一，水轻盈乃其千年一出的佳弟，盛名著于九州岛，眼下却跟天陆最著名的魔头于一茶庄中对弈，的确出乎了无数人的意料以外。

不过再想起很早以前，天陆就有风闻言道，苏真与水轻盈关系非同一般，常常如影相随同时现身于一地，看来却是不假。于是这四僧不经意里，对水轻盈莫名多出了份轻蔑之心。

水轻盈含笑礼道：“轻盈何堪大师此赞，大师佛法深厚，慈悲渡人却是轻盈远远不及，亦深感敬佩。”

苏真冷笑道：“你们两人要是想互相吹捧，便先闪到外面去，莫打扰了苏某的棋路。”

一名中年僧人终于忍耐不住，低喝道：“苏真，我等是来寻你算清旧帐的！”说罢，手中禅杖一舞，遥遥指住苏真后脑。茶馆里顿时惊叫四起，更有人躲到角落里探头张望，毕竟大和尚打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见着的。

苏真动也不动，徐徐道：“一心大师，我们能否打个商量？”

一心大师道：“苏施主但有所请，只需是老衲力所能及，自当允诺。”

苏真道：“一心大师，你是苏某少有几个看得起的正道人物，便说一句公道话，倘若苏某现在施展奇门遁甲之术夺路而去，在这人头攒动的茶馆里，你有几分把握截下苏某？”

一心大师微怔，想了想，照实回答道：“当日在云林禅寺老衲未曾拦住施主，今日碍于茶馆中的情形更是困难。”

苏真微微一笑道：“你总算是少数几个敢讲真话的正道人物，苏某若要走，在阁下进入这小县城的时候便可脱身，也不需等到此刻，让别人拿禅杖指着脑袋。”

一心大师轻一抬手，那中年僧人恭敬受命收了法器。苏真继续道：“然则你可晓得苏某为何不走？”

一心大师瞥了眼桌上棋局，明悟于心，会意笑道：“老衲明白了。”

苏真嘿嘿道：“一心大师，我与水仙子昨日赌下了这一局棋，好不容易下了几手，却被碧落剑派的人打扰。苏某跟他们打商量不成，索性翻脸恶战一场。最后他们损兵折将，也未能留下苏某，可我的棋也同样没能下完。”

一心大师道：“故此苏施主才与水仙子相约于此再续前局？”

“不错，”苏真答道：“可惜才走两步，大师你便带人到了，若再斗将起来，苏某的这盘棋，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走完。”

一心大师问道：“那么老衲可否晓得，苏施主想与老衲打的是哪一个商量？”

苏真悠然道：“大师若肯等上片刻，待苏某与水仙子将这局走完，稍后苏某便与大师到城外一战。你我生死由命，若苏某败了，二话不说便随大师回返云林禅寺负荆请罪，是死是活，任由贵寺发落。”

一心大师神色不动，淡淡问道：“若是老衲不幸落败又当如何？”

苏真道：“大师你便打道回府，接茬吃斋念佛，莫要再理会苏某的事情，如何？”

一心大师微笑道：“这样听起来，好似老衲占的便宜更多一些？”

苏真傲然道：“那也需看大师你能否赢下苏某的赤血剑！”

水轻盈低声道：“苏先生，你何必如此？”

苏真哼道：“你要是害怕这局棋会输，乘早扭头赖帐，不然苏某今日无论如何也要下完这一局。”

一心大师沉吟道：“不知苏施主与水仙子这一局棋赌的却是什么？”

苏真回答道：“索性苏某便告诉你，若是水仙子输了，她便需嫁与苏某为妻；从此嫁鸡随鸡，永不反悔；若是苏某输了，则立刻引退山林，终生不再涉足尘世。”

一心大师微笑道：“老衲明白了。”

苏真笑道：“一心大师，你又明白了什么？”

一心大师道：“苏施主得着晓寒春山图后，不愿销声匿迹，反而大张旗鼓招惹正魔两道无数高手追杀，恐怕就是为迫水仙子下上这么一盘赌定终生的棋局吧？不过这个赌约，似乎又是苏施主占了些许便宜。”

苏真哼道：“一心大师你乃出家之人，怎的也开口闭口都是谁占了便宜？”

一心大师摇头道：“苏施主误会了，老衲眼里万物为空，便宜是空，吃亏亦是空。只不过是施主心中执着于此，才会有这般的想法。”

苏真嘿道：“好一个言辞便给的老和尚，且慢理论这些，苏某适才的提议阁下是否答应？”

一心大师含笑在苏真右侧的椅子上坐下，问道：“苏施主，你这一局棋，老衲权且作个旁观，不知可否？”

苏真望向一心大师，嘴角浮起淡淡笑容道：“你是害怕苏某下完棋就跑了么？”

一心大师低念，一诺道：“苏施主是怕了老衲会暗助水仙子赢下这局棋吧？”

两人相望片刻，忽然各自会意一笑，竟有英雄重英雄的惺惺相惜之意。

安掌柜缩在柜台后，见状亦是大松一口气，悄悄用袖口擦了擦额头冷汗。倘若这些怪人当真在自己的茶馆里打斗起来，不仅是客人全被吓跑，恐怕那点辛苦积攒起来的家当，也经不住那几个和尚的禅杖轻轻一扫。

他从柜台后面站起身，却瞧见不知什么时候，门外又站着位白衣中年男子。大冷天的，这人手里居然还拿了一把折扇，扇面上栩栩如生画了一幅雪景，奇的是那雪花竟是血红色，一片片大如枫叶。

两个刚结帐离去的客人走到门口，迎面就撞上这白衣男子，被那人的目光一盯，竟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心直窜到脑门。这两个客人三大五粗，平日也非胆小怕事之人，这时却情不自禁低下头来，一左一右想从对方的身旁绕过。

孰知刚一抬脚走到那人身边，两人也不见白衣男子有何动作，突然感到胸口一麻，全身透过一股奇寒彻骨的冰流，整个身躯不由自主飞了起来，双双倒撞进门。安掌柜看得目瞪口呆，心中连呼：“我的妈呀，今天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茶馆里劈啪当啷一通桌翻盏飞，那两个客人的身子撞开三张茶桌，去势不歇，射向苏真的后背。一心大师坐在一边白眉微动，瘦小的身影一晃离坐，倏忽而回，快得令人简直没有察觉他已有离开过椅子，可左右怀抱中却各接住了一名客人。

一心大师垂眼一瞥，怀中两人浑身发紫，已然气绝，自始至终，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。两人衣裳上蒙着一层晶莹的血红色冰屑，嘴角里还汨汨朝外淌着黑色的血丝。

以一心大师的阅历眼光，立时瞧出此乃出于天陆北地冰宫的“蚀冰腐毒心笺”，那白衣男子虽未曾见过，可观其年龄相貌，必当是冰宫宫主凌云霄的同胞么弟，四宫主凌云鹤。他出现在这里，当亦是为苏真而来。

周围茶客也是看得清清楚楚，顿时又是一阵的鸡飞狗跳，彼伏道：“出人命啦，快叫官差！”此起彼伏道：“快逃啊，救命呀——”

一心大师慈和的面庞上白髯轻飘，将两具尸体交与身后弟子，双手合十低低念颂道：“阿弥陀佛——”

佛号低沉平和，回荡在茶庄中，将喧哗惊惶的人声完全盖过，宛如晨钟暮鼓，敲在每一个人的心头。不知怎的，众人慌乱的情绪为之一定，纷纷站住，扭头望向一心大师。

水轻盈暗自钦佩道：“云林禅寺号称天陆正道牛耳，果非虚名所致，一心大师的这一记‘佛门狮子吼’全无暴戾霸道之气，却充满坦荡慈悲之襟，也只有他一百五十余年的修为，方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造诣。”

凌云鹤手摇折扇亦是一震，他出手之前，尽管已看见了一心大师，却不认得，见其其貌不扬，容貌苍老，故此也并未放在心上。不料一心大师佛功深厚如斯，只怕远在其之上，只是不晓得他与苏真是友是敌。

苏真若无其事地拿起茶壶斟满杯盏，嘴角含着抹冷笑道：“老和尚莫妄动无名之怒，他是冲着苏某来

的，便让苏某招待于他！”话音一落，身形已闪到门外。

众人尚未看清楚，一黑一白两道身影盘旋飞舞激战在了一处，直令人眼花撩乱，目不暇给。蓦然‘砰砰’两声闷响，凌云鹤如柴捆一般倒射出去，空中飞溅一溜的鲜血。他勉强在对面的屋檐上稳住身形，手捂胸口脸色惨白，那把折扇更是已被劈成了两截，显然在刚才一下拳指交换中吃了大亏。

苏真肩头亦挨了一拳，衣裳冒着丝丝冰寒血雾，瞬间蒸腾作渺渺轻烟。他双手负后浑不在乎，向着凌云鹤沉声道：“滚回去，换你大哥来。”

凌云鹤胸口指缝间血如泉注，怨毒地盯着苏真冷笑道：“好一记王指点将，来日必定加倍奉还！”足尖一点，强忍喉咙里即将翻涌出的热血，翻过屋顶消失不见。

苏真悠然走向座位，茶馆里鸦雀无声，无数混合着惊恐与仰慕敬畏的目光全落在他的身上。他却毫不在意，只拿起杯盏啜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水仙子，该你走了。”

偌冷的早春二月，天寒地冻，那杯盏里的茶水，却兀自冒着滚滚热气。

前传 晓寒春山 第二章 寒

一局将尽，天到正午。

外面的天幕亮黄一片，云垂风疾，眼见着一场开春大雪就要不期而至。茶馆里的普通客人早逃得一千二净，可安掌柜的生意竟比平日里更加红火，偌大茶馆满满当当坐满了各色奇装异服的宾客。

他们之中有和尚道士，也有老人妇女，更有打扮怪异来自偏远之地的蛮荒异人。

这些人静静端坐，桌上点的茶水点心几乎都没动过，目光却一直紧紧注视着苏真那桌。

一心大师的四名随身弟子各立一面，守着苏真与水轻盈左右，隐隐似有护法之意。也亏这样，众人才强自忍耐到现在，不然，谁有心思陪坐在这儿，看人对弈？

一心大师垂眉瞑目，看似已然入定，可谁也不敢忽视了他的存在。正道中人自然需买这位云林禅寺方丈的佛面，而魔道人物也不想尚未夺到《晓寒春山图》却先和这位正道十大高手中的顶尖人物撞翻，白白便宜了旁人。

安掌柜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心里一面默默数算人头，一面连声念佛，只盼这些人能够赶快离开，茶钱和桌椅杯盏的损失更是不想要了。上午时候县衙曾来了两个官差，却被那老和尚的一道金碟挡回，吓得知县大人连滚带爬的来叩拜这位皇上御封的护国法师，现在还有人敢再赶走他们？

不过这老和尚心地倒真不错，囑了两名弟子将稀里糊涂往生极乐的那两个茶客送回家去，还说要请本县最有名的“云祥寺”方丈亲自主持法事。看在这点上，今天自己这茶庄也应该还能保全吧？

此时，苏真与水轻盈的棋局已近残局，盘面上犬牙交错，难分轩輊，连一心大师这般棋力堪称高手的人物，都无法判定两人谁会胜出。他仿佛全忘了稍后要苏真一较生死的事情，聚精会神地打量棋局，忽而捻髯微笑，忽而凝眉沉思，却始终不发一言，当真是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。

苏真落子依旧如飞，好像每一步全不经思考，可往往是水轻盈的应招越来越艰难，所耗的时间也渐渐拉长。那些旁观的正道人物见状，不免误以为她局势吃紧，私底下议论声渐起。毕竟正道一脉同气连枝，谁也不想天一阁的传人输给了苏真这魔头，即使是棋道亦是一样。

如此又是二十多步，棋盘上可供落子的空间越来越少，两人面前瓦罐里的棋子也只各剩三十余枚，黑白二子各连成片相互渗透攻杀，似乎不到落尽瓦罐里的最后一子，绝难分出胜负。

水轻盈沉吟良久，终于又在棋盘右角落了一子，众人原以为苏真会毫不迟疑的跟进，岂料他只静静端详棋局良久，忽然轻出一口气起身道：“我输了。”

茶馆里顿时炸开了锅，原本尚在担心水轻盈会输的那些正道人物，更是大松一口气。虽然他们并不清楚这局棋对苏、水二人意味什么，更不晓得苏真一旦落败，就将永埋穷荒。

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，水轻盈脸上并无丝毫喜色，徐徐道：“你没有输，输的是我。”

旁观的众人一下被这两人都弄得胡涂了，再看看棋盘上的局势，更闹不明白谁说的才是实话。

苏真右手轻抚瓦罐，“喀啦”一记脆响，将它捎带着里面的黑子全部裂成齑粉。他毫无表情，目光扫过众人，蓦地发出一记长啸，身形如电射出窗外，冷冷道：“要夺天道，便先追上苏某再说！”他吐出第一个字的时候，尚无半点要脱身的征兆，可话音落下，身影已在百丈开外。由于事起突然，加之谁也没想到苏真说走就走，故而俱都不及阻拦。

当下茶馆里一阵哗然，人仰马翻，眨眼工夫所有人都追了出去，只剩下苏真那一桌的一心大师师徒五人，与水轻盈兀自端坐不动。

一名中年僧人望着空荡荡的茶馆，低声问道：“方丈，我们是否也要追去看看？”

一心大师悠然道：“水仙子都没有走，老衲却着急什么？”

水轻盈注视着桌上苏真留下的齏粉说道：“轻盈是在想，苏真为何突然认输？”

一心大师微笑道：“水仙子也已察觉到了其中蹊跷？”

水轻盈道：“我又计算了一遍，只要他不出昏招，最后所有棋子用尽时，应可胜轻盈半子。可眼看获胜他却弃子认输，着实令轻盈愕然。若换作旁人，轻盈或许会当他存心相让，但苏真生性磊落率直，更不会以此方法来讨好轻盈，不然他便是瞧不起我了。”

一心大师道：“所以水仙子从他开口认输的那一刻起，就有所怀疑？”

水轻盈颌首道：“轻盈在想，他为何捏碎瓦罐？”

一心大师道：“除非他是在掩饰什么。”

水轻盈沉吟片刻，徐徐问道：“适才苏真击退凌云鹤，用的是一招‘王指点将’的手法。可他出指时，凌云鹤分明已经封死了角度，为何最终还是受了伤？”

一心大师苦笑道：“苏施主那记出手着实快的惊人，又兼之背对你我，老衲当时也未能看清楚。如今想来，却只有一个解释，可惜凌施主当时以手捂胸，令你我都未能及时察觉。”

水轻盈嫣然笑道：“多谢大师为轻盈印证，看来问题就出在他到最后，势必少去了一枚黑子，从而功亏一篑。以苏真那般自负的脾气，断不肯明说此事，因此他在算尽棋局变化后，宁愿认输也不肯提出补子。”

一心大师叹道：“他把瓦罐里的棋子尽数销毁，自是不愿让水仙子事后察知真相，以觉得自己胜之不武。”

水轻盈含笑id：“所以，是轻盈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”

一心大师苍老的脸上，也浮现起一抹勘破世情的微笑，徐徐道：“然则水仙子是否要实践与苏施主的赌约呢，老衲很是好奇。”

水轻盈轻轻道：“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轻盈亦正想知道。”

一心大师哑然失笑道：“灵山自在各人心中求，水仙子所要的答案不是已在那儿了么？只是你心有魔障，未能看见罢了。”

水轻盈沉默了会儿，取出一碗银子放在桌上，起身恬然应道：“多谢大师，轻盈已明白了。”她话音尤在，芳踪已逝，只有那一缕淡淡幽香兀自芬芳。

一阵寒风刮进屋子，外面开始下起了雪。桌上的齏粉被风吹得瞬间无影无踪，茶水也早凉了。一心大师却只望着水轻盈消失的方向，嘴角含着一缕高深莫测的会心笑容。

那名中年僧人问道：“方丈，水仙子现下也已走了，我们是否还要坐下去？”

一心大师捻髯道：“曲终人散，老衲自也该走了。”

那中年僧人精神一振道：“我们若是现在就追下去，应该还来得及寻到苏真。”

一心大师袍袖一卷，棋盘上的黑白两色棋子哗啦一声各归一边，分毫不差，微微笑道：“我们去追苏施主作甚，他去了自还会回来。”

中年僧人愕然道：“方丈大师，那我们是要去哪里？”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（<https://www.shgis.cn>）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仙剑神曲》牛语者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14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